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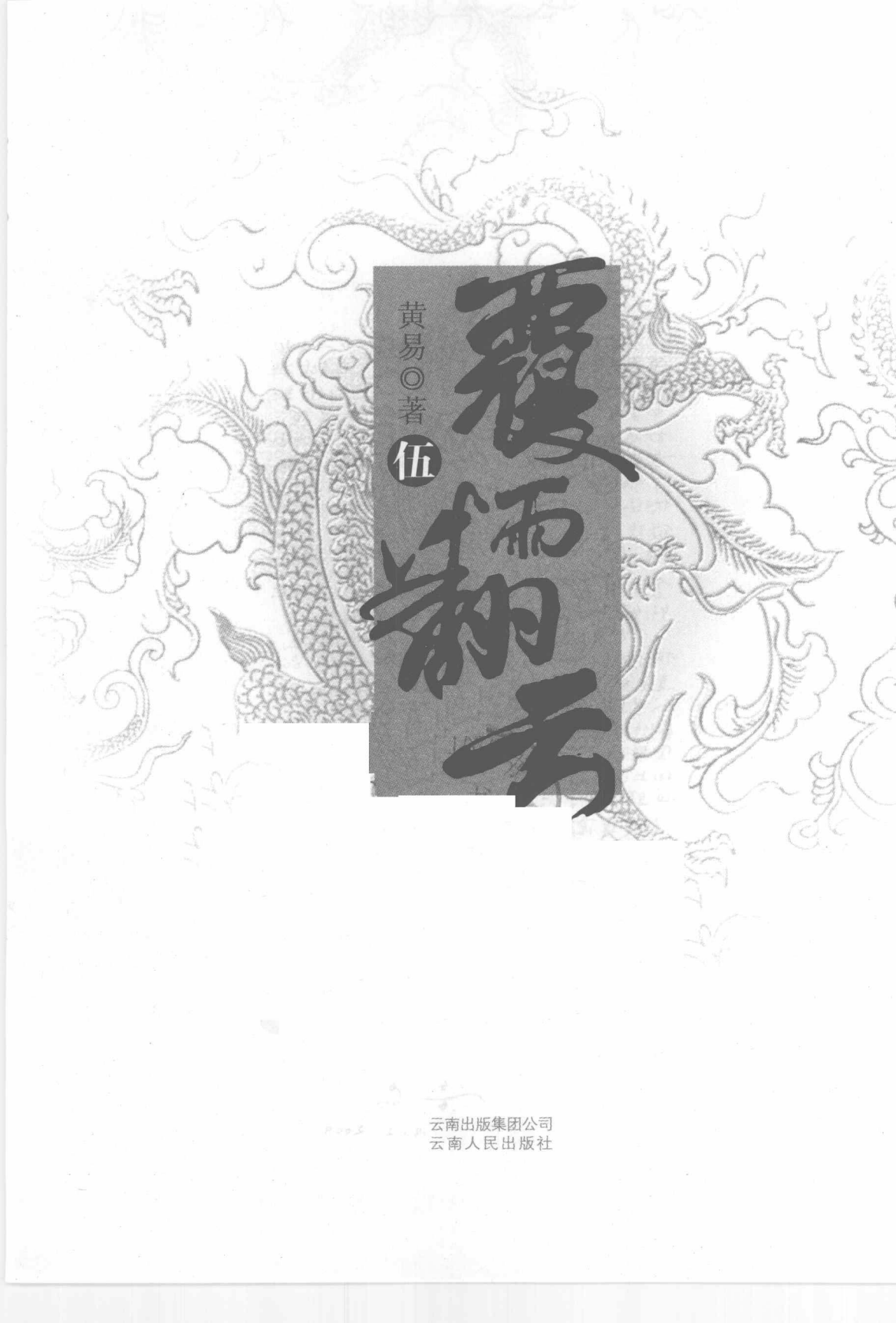
黄易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覆雨翻云

伍





黄易◎著

伍

覆雨翻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雨翻云.伍/黄易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2-05920-7

I. 覆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70186号

覆雨翻云 伍

黄易 著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组稿: 周 琼

责任编辑: 马 清

黄河飞

特约编辑: 张 怡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1/16 680×980
印张	21.25
字数	370千字
版次	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
书号	ISBN 978-7-222-05920-7
定价	28.00元

序

從《破碎虛空》到《封神記》，二十多年來的老與樂，真的是一言難盡。在《破碎虛空》前，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。中學會考前的十年時代，生活平凡低調，打破苦悶的唯一辦法，就是躲在家中觀看武俠。母親認為我是沉溺書淫，無可救藥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個不景氣而悶悶的臺灣大地裡，我得到了沒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，無限地擴展了我的視野和生活。接著是解嚴會考的影響，戰雲密布，似乎所有人^{自己}都感到挫折，我取得超越乎理想的女式權。

於香港^{文化}館工作的十年間，武俠小說隨手便讀，我遂種情結的作品。直覺和敏巧合下我寫出了《破碎虛空》，我對武俠的熱情又回來了。只是算得了創作者和讀者的身分，但那時你未想過當金瓶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來領著列兄往山上跑，當抵達臨海碼頭時，清早的日頭，一艘漁船正好駛進港口。這一片遠遠離塵囂的寧靜漁村，身一片繁榮的城市，如果我不剛乘漁船往那山上玩，會是怎樣的滋味？就是這樣我脫了離職信。

由離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年，簡逢敏作在大陸整理出版，不由感慨舊事。今次的結集，全賴上海華路^公圖書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厚待策劃，還要感謝讀者的支持。謝謝！

✱

簡逢敏

12.2.2009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 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奉旨风流 | 001 | 第十章 | 接天之恋 | 162 |
| 第二章 | 终身幸福 | 022 | 第十一章 | 洞察无遗 | 183 |
| 第三章 | 误中副车 | 039 | 第十二章 | 仙剑无情 | 202 |
| 第四章 | 游龙戏凤 | 063 | 第十三章 | 前尘旧事 | 222 |
| 第五章 | 龙虎汇聚 | 081 | 第十四章 | 元老会议 | 238 |
| 第六章 | 情天惊变 | 101 | 第十五章 | 结成联盟 | 254 |
| 第七章 | 古庙惊魂 | 122 | 第十六章 | 圆满结束 | 275 |
| 第八章 | 秦淮仙踪 | 137 | 第十七章 | 法后现踪 | 295 |
| 第九章 | 战神图录 | 152 | 第十八章 | 御驾亲征 | 312 |

第一章 奉旨风流

庄青霜离开马车返抵家门，当然是脸红耳赤，钗横发乱，衣衫不整，看得叶素冬暗自心惊。幸好他亦是花丛老手，精擅观女之术，知她尚是完璧，忙着人先护送她进府，好让自己送韩柏进宫。这次他肯保庄青霜去看韩柏，固是因为一向对韩柏有好感，又知朱元璋看重他，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两个原因，使他想促成这对爱侣的姻缘。

首先是他真的感激韩柏救了朱元璋。若朱元璋死了，在场者除老公公身份超然可以免祸外，其他所有人包括他和过千禁卫，将全无一幸免地因失职被处以极刑，故韩柏可说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朱元璋死后掌权的若是燕王棣，西宁派会被他连根拔起，代之以他的势力。另一个原因是韩柏已成各方势力的宠儿，倘庄青霜嫁了韩柏，无论将来如何波翻浪涌，只要不是蓝玉或蒙人得天下，谁也要看在韩柏的面上不动他西宁派。而他亦是凭这理由说服庄节，让他放庄青霜去见韩柏。想到这里，马车内隐隐传来虚夜月的娇喘和呻吟声。叶素冬亦不由暗暗羡慕起这幸运小子的艳福来。

朱元璋在书斋接见韩柏，见他依然毕恭毕敬依礼跪拜，毫无恃功之态，满意地赐他坐在龙桌之侧，笑道：“小子你救了朕，朕便赏你一个要求，只要合乎情理，朕定不会食言。”

韩柏喜道：“那就请求皇上着庄节把庄青霜许配予小子吧！”

朱元璋愕然道：“你好像不知道我给的要求如何珍贵，这样随便用掉，不觉可惜吗？”

韩柏潇洒地道：“小子胸无大志，也没有什么要求，能得庄青霜为妻已是心满意足。”

朱元璋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朕立即下旨，把庄青霜许尔为妻吧！”韩柏大喜谢恩。

朱元璋沉吟片晌，忽道：“今晚你见燕王时代朕传一句话，告诉他，如他在朕有生之年，能不存异心，那朕绝不会对付他，亦不会削他兵权。”

韩柏心中一震，不由佩服朱元璋目光如炬，看准了朱棣为人。燕王最惧怕的就是朱元璋趁仍在世时削他势力，为允炆将来的皇权铺路，所以谢廷石如此害怕被握到痛脚。若去此疑惧，他为何不多等些日子，待朱元璋驾崩后才动手。问题是朱元璋的承诺是否只是缓兵之计，待解决了蓝玉，以重整六部的行动架空胡惟庸后，才转过枪头来对付燕王？

朱元璋不悦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韩柏忙道：“小子在想怎样去说服燕王，教他不会口上答应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。”

朱元璋对这答案非常满意，点头道：“你是朕的福将，定可将他说服。何况你现在身为鬼王的女婿，他怎么也要给你点儿面子。没有鬼王的支持，燕王便像老虎没有了爪牙，纵能带来少许惊吓，亦伤不了人。”

韩柏大是凛然，朱元璋最忌的人显然是鬼王，他会不会利用自己去对付岳丈呢？他韩柏是否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傻瓜呢？他无法弄得清楚。

朱元璋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之前朕向你提及要试探陈贵妃，你有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？”

韩柏皱眉道：“假若陈贵妃真是蒙人的卧底，无论小子如何有本事，恐怕也抓不着她的辫子。”

朱元璋露出惆怅之色，淡淡道：“朕不用你去寻这方面的证据，只要你能证明她会爱上别的男人，朕立即把她处死，一了百了，更不理她是不是想暗害朕的奸细。”

韩柏吓了一跳道：“皇上不是要小子去勾引她吧？这事万万不成。因为只要小子想到真个逗得她爱上我后，就会把她害死，小子将一点儿发挥不出对女人的吸引力，纵使皇上杀了我也办不到。”

朱元璋一掌拍在桌上，痛苦地道：“为了大明江山，我朱元璋还要牺牲什么呢？这样吧，假设你弄了她上手，便把她带走匿藏起来，永远都不

要让朕看到或听到有关她的任何情况。”

韩柏还是首次目睹朱元璋如此苦恼，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皇上把陈贵妃暂时送往别处，那她想害皇上也办不到了。”

朱元璋回复平静，柔声道：“朕也想到这个甚或其他许多办法，不过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所以还是决定由你这对女人最有办法的人去对付她。若她对朕是真心实意的，朕便册封她为皇后，算作对她起疑心的补偿。”

韩柏嗫嚅道：“假若她对皇上真的忠诚，而小子却曾对她动手动脚，那时皇上还肯饶过小子吗？”

朱元璋怒道：“这事本是由你提出来的，你自然对自己的猜测绝对有信心，为何现在又畏首畏尾，是否要逼朕把你推出去斩首？”

韩柏骇然道：“皇上息怒，小子自然是信心十足，只怕到时勾引她不成，惨被皇上杀了，那才不值。”

朱元璋嘴角溢出一丝冷酷的笑意，哂道：“这正是最关键之处，所以为了你的小命着想，你定要尽展手段，向朕证明她对朕的爱只是虚情假意。不过你也不用那么担心，冲着若无兄的面子，朕顶多把气出在旁人身上，你不妨想一想那被出气的会是何人？”

韩柏第一个想起的是陈令方，苦笑道：“皇上真厉害，小子服了。”

宋楠、宋媚两兄妹与乾罗在饭馆里吃早饭，经过昨夜的折腾和一夜赶路，他们两人都有点疲倦。虽说勉强睡觉，但车行颠簸，睡睡醒醒。乾罗对宋媚颇有好感，不时把饭菜夹到她碗里。宋楠自从知道眼前这看来潇洒好看的中年男子，就是名震黑道达六十年之久的枭雄人物后，又敬又怕，反是宋媚不时向他撒娇，视之与父亲长辈无异。

乾罗举盅喝着热茶，宋楠忍不住道：“乾先生，这次我们兄妹所以要被蓝……”

乾罗打断他道：“人多耳朵，有机会再说吧！”

宋媚明媚的大眼望向乾罗道：“乾老啊！我真不明白以你们这种人物，怎有闲情来理我们的事？我从未想过黑道里会有乾老和戚兄这么重情义的人。”

宋楠唏嘘道：“出事后，我们曾向一些交情深厚的所谓正道门派求助，不是吃了闭门羹，就是未到门口便给赶走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！”

乾罗笑道：“这些事老夫早司空见惯，甚至不费神去想。”接着微笑

道，“宋姑娘起始时似是非常反对令兄请长征保护你们的，后来为何又改变主意？”

宋媚赧然道：“乾老果然好眼力，宋媚的确和大哥约定，必须由我见过人后点头同意，才肯起程。”

乾罗笑道：“宋姑娘见到长征时，双目亮了起来，是否就在那时一见倾心哩？”

宋楠当然知道其妹爱上了戚长征。事实上他对戚长征打一开始便有好感，所以求他出手援助。此时见乾罗像慈父般，调笑自己这坚强有主见的妹子，心中温暖，含笑看她如何应对。

宋媚俏脸微红，有点儿不依道：“不全是那样的。只是当时心想，像戚兄那种超卓人物，要财有财，要人有人，根本不用覬覦我们的钱财或宋媚的蒲柳姿色，所以放心。”

乾罗笑道：“宋姑娘还是错了，我看这小子一早就在打姑娘的主意。”

宋媚娇羞垂头，却是神情欢悦，想起昨晚与戚长征暗室里的亲热厮磨，全身立时发烫起来。

这时戚长征转了回来，坐下后道：“买了一条船，吃完饭后立即上船，听说近日水道的关防查得很紧，我们要乔装一下才行。”扒了两口白饭入口后，奇道，“宋姑娘为何脸儿红得这么厉害？不是……嘿！不是昨夜着了凉吧？”

宋媚更是羞不自胜，横他一眼，催道：“你这人哪！快点儿吃吧！”

风行烈他们的船在天明时遇上地方官府的船，当不舍打出八派的身份旗号，官差立即放行，并且恭敬无比。众人聚在舱厅吃罢早点，亲切交谈了一会儿，各自散去。风行烈领着妻妾回房，玲珑跟进来侍奉茶水。

谷倩莲笑道：“行烈啊！我看韩柏这小子最是风流，到京后人家可不许你随他到青楼鬼混，快答应倩莲。”

风行烈哑然失笑道：“本人一向对青楼的卖笑姑娘只有同情而无亵玩之心，倩莲你太小看为夫了。”

谷倩莲怀疑地道：“男人哪个不爱花天酒地，看来还是逼你立下誓言妥当点儿。”

谷姿仙笑笑道：“倩莲呀！”

玲珑听得“扑哧”一笑，旋又吃惊地掩着小嘴，想逃跑时，给谷倩莲逮着，恶兮兮道：“小丫头你笑什么？”

玲珑慌张失措，求道：“莲姐好心，放过玲珑吧！”

谷姿仙嗔道：“小莲！你整天都在欺负玲珑。”

风行烈看着这清纯得像个百合花的少女，既多情又害羞，笑道：“小玲珑过来，让我保护你。”玲珑更是手足无措，只懂向谷情莲求饶。

谷情莲押着羞不可抑的玲珑，推到风行烈身前，嚷道：“行烈抱她，看她还可以矜持多久。”

玲珑羞得耳根都红了，闭上双目，娇躯轻轻颤抖，却没有挣扎，任谁都知道她是千肯万肯。

谷姿仙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道：“真好！刮风了，顺风顺水，明早我们将可抵达京师。”接着走到捉牢玲珑双肩的谷情莲旁，若无其事道，“小莲陪我到外面走走，欣赏一下两岸的景色。”

谷情莲会意，随她出房，临行前还不忘道：“行烈记得不要被你那些猪朋狗友影响了。”

风行烈想起明天会见到韩柏、范良极这对猪朋狗友，心情大佳，站了起来，把玲珑轻轻拥入怀里道：“你小姐有意要风某纳你为妾，玲珑你愿意吗？”玲珑早意乱情迷，闻言又羞又喜，不敢看他，只是不住点头。

风行烈终究不惯在早晨起身之后，又再上床欢好，柔声道：“我会像对素香般疼你，乖乖去吧！”玲珑微一点头后，逃命般走了。

风行烈走出房外，心想趁现在闲着无事，好好和三位娇妻美妾谈心，到京师后恐怕再不会有这种闲情了。

韩柏走出书斋，赫然看到范良极和叶素冬谈笑甚欢，如见亲人，迎了上去。范良极像年轻了数十年般，容光焕发，神采飞扬，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比平时更夸张。客气几句后，叶素冬道：“两位大人最好由午门离去，避免碰到上朝的文武官员。”两人哪会计较，拒绝了叶素冬用马车送他们，径自由午门溜了出去。

离开皇城，范良极口若悬河道：“穿着衣服真的看不出来，云清这婆娘不但珠圆玉润，身材更是好得无可再好，皮肤滑如锦缎，摸上手不知多么舒服，现在求她离开我这超级大情人，她都不愿哩！”

韩柏感同身受，搂着他的瘦肩喜赞道：“老小子你真行，昨晚做了多少次？”

范良极傲然道：“记都记不得有多少次。哼！我数十年的童子功岂是白练的？云清真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”

韩柏担心道：“现在你的童子功岂非尽丧于云清那婆娘身上？我还有

事需要你帮忙呀！”

范良极晒道：“你当我真是练童子功的吗？放心吧！我的绝世神功保证有进无退，床上功夫更是立臻天下无敌的境界。”

韩柏差点儿笑弯了腰，心中一动问道：“你定从云清那里探听到很多有关八派的消息，对吗？”这时两人离开了皇城外的林荫大道，于行人众多、店铺林立的长街上，朝左家老巷的方向去。

范良极嘻嘻答道：“当然！云清不但把她由懂事后所有发生的事，全告诉了我这夫君，还将八派的情况全盘托出，因为她有点儿担心。不老神仙今晨抵达，现在八派的所有领袖和种子高手，都会陆续住进西宁道场。年轻一辈知你偷了庄青霜的心，都恨你入骨，你去道场和她鬼混时最好小心点儿。”顿了顿又道，“八派的元老会议会在朱元璋大寿前一天举行，那就是三天之后，听说梦瑶已答应出席，不过我看也改变不了八派坐山观虎斗的心态。云清说自拦江之战传到八派耳中后，大部分人都希望他们两败俱伤，好让八派能重执武林牛耳。”

韩柏听得一阵心烦，叹道：“浪大侠在哪里呢？我有要事劳驾他呢。”

范良极笑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，他昨晚已经到了左家老巷，看诗儿酿酒，你也应去奖励她们。”

韩柏大喜，忙和范良极赶往左家老巷。先是一番甜言蜜语，哄得三位姐姐心花怒放，再到内宅小室把过去发生的事向浪翻云详细道出。

浪翻云听后点头道：“现在我愈来愈相信朱元璋纵容蓝玉和胡惟庸与外敌勾结，真正想对付的人是鬼王虚若无。只要除去虚若无，他的大明江山才有可能不会出现内斗，使他朱家能平安地长享天下。”

范良极皱眉道：“那他何不干脆立燕王为太子，岂非皆大欢喜，天下太平？”

韩柏道：“这个原因我知道得最清楚。一方面是朱元璋必须遵守自己定下来的继承法，而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其他藩王在内，都怕燕王会是另一个朱元璋，所以全体激烈反对。朱元璋若立燕王，恐怕蓝玉等会立即举兵叛变，天下大乱。”

浪翻云道：“我看还另有一个心理因素，就是鬼王便像明朝的太上皇，朱元璋得天下前，因要仰仗虚若无，还可忍受，做了皇帝后，怎可再让虚若无暗中操纵他朱家的命运？所以在京师的选择上，首次不纳虚若无之议，现在又在立太子一事上，舍弃虚若无看中的燕王。他正是向天下人显示谁在当权。”他忽又失笑道，“韩小弟最大的本领看来是在女人方

面，若你俘虏了陈贵妃，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，创出种魔大法的魔门前辈们，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大法竟会被这么利用的。”

韩柏尴尬地道：“不要这么说吧！我自己都觉得终日在女人丛中打滚，纵情声色，于心不安哩！”

范良极嗤之以鼻道：“你也会于心不安？我看你是乐在其中才对。”

浪翻云正容道：“这是命运，只有透过男女之道，你魔种的潜力才逐渐被诱发出来，否则你何来本领先后两次挡着年怜丹，又救了朱元璋，使天下不致立时陷入四分五裂之局？梦瑶知道了，定对你重重有赏。”

韩柏喜形于色，道：“真的可以使梦瑶感激我吗？”

浪翻云看到他立动歪脑筋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叹道：“此真是天数，超尘脱俗的仙子，偏遇上你这天生色鬼。”范良极哪还忍得住，捧腹狂笑起来。韩柏老脸赤红，哑口无言。

浪翻云笑了一会儿，道：“这样看来，年怜丹、红日法王和里赤媚的内伤应仍未痊愈，故而如此低调。若他们功力尽复，第一个要对付的必然是韩小弟，所以你这几天不用怕和你那些月儿霜儿鬼混，但记着采而有还，否则她们可能会玉殒香消。”

韩柏拍胸道：“放心吧！我早悟到法门。”

浪翻云淡淡道：“我也相信你是福将，功力增强了，要刺杀‘无定风’连宽也不是难事。”

韩柏骇然道：“不是由你出手吗？”

浪翻云道：“若我事事代劳，你怎能成为不世高手？”

韩柏急道：“我全无成为不世高手的野心，还是你出手较妥当点。”

范良极骂道：“有了浪翻云，便当我不存在那样，有我助你，那个连名字都未听过的连宽，就算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，亦保证没有半条能剩下来。”

浪翻云正容道：“范兄切勿轻视此人，要知军中卧虎藏龙，只因他们数十年均在军中度过，立了功又给带头的领了去，所以名不显于江湖。朱元璋和虚若无如此看得起这人，必然厉害至极。可以想见燕王、胡惟庸和楞严手下都有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就像鬼王下面的铁青衣、碧天雁和于抚云那样。”接着又道，“若非有庞斑在，我第一个要宰的就是里赤媚，敝故帮主上官飞便是间接因他的掌伤而死，可是我仍要忍着不动手，因为我主动出手，等于逼庞斑提早出来和我决战，在眼前的形势下，实在万万不宜。”看了韩柏一会儿，由怀里掏出薛明玉精巧的面具，送入韩柏手里道，“韩小弟行刺连宽，或可戴上这东西，那就不会给人认出庐山真貌，

而我亦可荣休了。”

左诗这时喜滋滋地捧着香茶进来，笑道：“两位大哥请用茶。”把韩柏拉到一旁，雀跃道，“范豹告诉我，小雯雯大后天可抵京师，好柏弟，诗姐真的很感激你哩！”

韩柏想起了练功，扯着她走到外面的天井去，道：“诗姐若想谢我，立即把霞姐和柔姐唤来，找处地方立即温存温存。”

左诗俏脸飞红，嗔道：“我们哪像你般游手好闲，快滚去找你的月儿和霜儿！浪大哥告诉了我们你的情况，绝不会拦阻你去风流快活。别忘记今晚你还有个金发美女啊！唉！嫁了你这么吸引女人的好色夫君，不知是祸是福。”

韩柏笑道：“当然是福，看你现在开心的样子便知道了。”

左诗点头道：“诗姐真的很开心，小雯雯来了后我再没有遗憾。”

范豹此时进来传报道：“大人！鬼王派人来通传，着你立即去见他。”

左诗挽着送他出门时赧然道：“昨晚没了你在身旁，我们都有点不习惯，今晚来陪我们好吗？把月儿、霜儿和你那金发美女带回来不就行了嘛。”韩柏哪还不明白美姐姐的心意，趁人看不到时在她香腮亲了两口，欣然答应，这才去了。

韩柏独自离开仍在动工修饰门面的铺子，拒绝了侍卫提供坐骑的要求，踏足这因左诗而声名大震的左家老巷。老巷并不是一条狭窄小巷，只是比秦淮大街窄了一半，是一条长约半里的繁华小街，店铺以书店为主，充满文化书香的气息，到这里来的以读书人为多。非常别致的是，沿街各店铺前连着一道宽达丈许的廊子，形成一个能避日晒雨淋的行人道，踏足其上，发出“砰砰”的足音，很是有趣。铺门间的空当处，有摊贩摆卖各种货物，引得路人围观探价，熙攘喧腾，一片热闹。整条老巷气氛融洽，朴雅别致，具有浓厚的地方情调。到了京师多日，他还是第一次有这种逛街的闲情。

步出左家老巷，前方空地聚集了一大堆人，原来有个走江湖的郎中，借猴戏吸引人前来买药。韩柏见那猴儿精灵机警，动作妙趣横生，忍不住驻足观看，看到精彩处，学那些孩子鼓掌叫好。

步履声在旁响起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旁柔声道：“看到你这么忘忧开怀，我感到很快乐呢！”韩柏别头望去，只见秦梦瑶头扎男儿髻，一袭素白长衫，随风飘拂，配上她清秀的仪容，一派儒雅风流，犹胜虚夜月半

分。

韩柏喜出望外，一把托起她的小手，往前漫步，嚷道：“想死我了，梦瑶你真狠心。”

秦梦瑶微微一笑，握紧了他，柔情无限地道：“难道人家不对你牵肠挂肚吗？尤其想起你左抱虚夜月，右拥庄青霜，梦瑶始终是女儿家，有时也会泛起醋意。”

韩柏怀疑地道：“真的会吃醋？”秦梦瑶微微一笑，露出编贝般的皓齿，不置可否。

韩柏看得心痒难熬，指着前面一所客栈的大招牌道：“不如我们找间上房，到里面促膝谈心，我有很多事告诉梦瑶呢。”这时他哪还记得鬼王召他去见的事。

秦梦瑶白他一眼后道：“出嫁从夫，你韩柏大什么的要带梦瑶到哪里便哪里去吧！不过须切记不可太过分，现在你魔功大进，兼且梦瑶爱你日深，更抗拒不了你。”

韩柏大喜，忙多走了半条街，找了所最豪华的旅馆，要了个房间。打赏了店伙后，把秦梦瑶抱到床上，搂着她，把发生了的事一股脑儿向她说出来。秦梦瑶和他共睡一枕，静心听着，一脸圣洁的光辉。韩柏这么见色起心的人，也被感染得心无邪念，没有像以往般边说边动手动脚。秦梦瑶不住吸收由他魔种传来的气感，进入无忧无虑的大欢喜境界，俏目射出无尽的深情，差点把韩柏的魂魄勾了出来。天啊！梦瑶对我真的不同了，一切是那么自然和适意，再不用担心自己因不小心而触怒或冒犯了她。

待他说完后，秦梦瑶道：“告诉朱元璋，明晚子时，我会和你去见他，但你定要在旁作见证，这是我的条件。”

韩柏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怎么行，他想得到你呀！”

秦梦瑶“扑哧”笑道：“先不说那是否是他一时冲口而出的话，秦梦瑶若是别人说要便可得到的话，慈航静斋索性关门大吉好了。梦瑶看你只是怕朱元璋知道我们的关系罢了。”

韩柏知瞒她不过，尴尬地道：“有一点点啦，暂时我和他仍算在友好的合作中嘛。”

秦梦瑶看到他的傻相，忍不住笑起来，欣然道：“梦瑶真的以你为荣，若不是你左右逢源，消弭了各大势力间剑拔弩张的形势，又救了朱元璋，梦瑶便将有负恩师所托，现在了尽禅主都对梦瑶的好夫郎刮目相看呢。”

韩柏想起浪翻云的提示，哪还不乘机道：“好梦瑶！那该怎样奖赏我

呢？”

秦梦瑶赧然道：“快了！”接着温柔道，“知道吗，梦瑶是首次感到你情大于欲，若你能再进一步，使情欲分离，便能真正驾驭魔种，达至魔种转化为道胎的初步上乘境界，还可使梦瑶更倾心于你，那时梦瑶将心甘情愿成为你的情俘。韩柏啊！尽量放开怀抱，发挥魔种的特性，那说不定我们可在朱元璋大寿前合体交欢，让梦瑶向你献出不断蓄聚的深情和欲念，梦瑶可向你保证会在你怀里，变得比任何女人更放荡和热情，把清白的身体奉献给你，作为奖赏。”

韩柏蓦地爬了起来，正容道：“我现在立刻去努力，保证三天之内必可达到梦瑶的要求。”

秦梦瑶欣然由床上坐起来，伸手爱怜地抚摸他的脸颊，秀目透出海洋深情，轻轻道：“这才是乖孩子，梦瑶会再来找你的。但却要小心连宽，此人内外功均已臻至境，绝不逊于黑榜高手，你切要珍重啊！”

漫天雨粉飘飞，长江一片迷茫。宋媚打着伞子，挨坐戚长征身旁，为他挡着风雨，看着他掌舵和操控小风帆。

戚长征爱怜地道：“雨水把你打湿了，小心会着凉。”

宋媚娇声道：“人家有蓑衣护身，怕什么呢？我才不想闷在小篷舱里。”

戚长征调笑道：“不如把义父和令兄请出来操舟，我和你躲在那小篷舱里，保管你一点不闷。”

宋媚嗔道：“你这人呢！最懂讨便宜，昨晚趁人家糊里糊涂，唔！不说哩！”

戚长征心中一荡，暗忖宋媚和韩慧芷出身应大致相若，但这种调情话儿，保证韩慧芷说不出口来，大乐道：“你负责监视令兄的动静，我负责占你便宜，好吗？”

宋媚嗔道：“不！我绝不会助纣为虐，你不怕给人看见，动手吧！”

戚长征放怀大笑，宋媚摆明对他采取放纵政策，一副够胆便放马过来的样子，怎不使他心情大佳？

宋媚在他手臂上狠狠捏了一把，然后爱不释手地摩挲着，叹道：“戚郎真是强壮，肌肉充满力量，可以想象当你和贼子搏斗时，必像虎豹般凶猛，媚媚真想能看到那情景。”

戚长征洒然道：“喜欢便请随便摸吧！我老戚不怕被媚媚占便宜的。嘻嘻！媚媚多么好听，以后叫你作媚媚。”

宋媚啐道：“人家赞你罢了！总不放过调笑人家。”

戚长征别过头来细看她明艳照人、青春焕发的玉容，微笑道：“媚媚想老戚放过你吗？”

宋媚垂下螭首，娇羞地咬着唇皮轻轻答道：“不想！”旋又仰起俏脸，瞪大明亮的眼睛瞧着他道，“可是媚媚很担心呢！你们这些江湖人物，居无定所，四处拈花惹草，逢场作戏，得了人家的身心后，便不顾而去。不过纵使你是这种人，媚媚仍甘愿让你得偿心愿，事后亦绝不后悔。”

戚长征大讶道：“媚媚真是敢作敢为的奇女子，一般女人说起这些事总是扭扭捏捏。不过放心吧！我老戚做事虽率性而行，却绝不会始乱终弃。”

宋媚一颤道：“真的？”

戚长征微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”

韩柏展开脚步，似缓实快地赶往鬼王府去。鬼王府附近清凉山脚下扎起了十多个军营，过万全副武装的卫士驻守着所有道路，在鬼王府另一边的清凉寺，和向着秦淮河的石头城旧址，亦禁止任何人登上去。韩柏在路上被截着，因他这两天都没有再穿官服，只是穿着朝霞和柔柔为他缝制的淡青长衫，兼之身上又没有任何证明文件，守卫硬是不肯放他上山，幸好一队鬼王府的府卫刚要回府，认了他出来，忙让出坐骑，和他一道到山上去。韩柏乘机问起为何来了这么多官兵。

带头的府卫道：“这是府主的意思，敝府只会在子时至寅时把通路开放三个时辰，够胆来抢鹰刀的须在这段时间来动手。”

韩柏心中喝彩，只是这策略，应可绝了很多人的痴心，任谁都知道这三个时辰里，鬼王府必是蓄势以待，应付任何胆敢来犯的人。鬼王的行事手段均大异于常人，若换了是他韩柏，只会担心鹰刀收藏不密，给人知道。转眼抵达鬼王府，看来全无异样，反比平时更静谧，难道府内的人睡觉去了，好养足精神待晚上起来应付敌人？鬼王今天见他的地方，竟是七夫人的湖畔小居。虚若无居中而坐，七夫人于抚云咬着下唇，垂头坐在一旁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

韩柏心叫不妙，幸好鬼王对他态度如旧，亲切地招呼他坐到另一侧，道：“我本以为小云心如止水，再不会对任何人动情，所以才准她向贤婿借种生子，现在看来却绝非如此简单，小云已对贤婿生出情愫，故此我不得不加干涉。”接着摇头苦笑道，“你这小子真是魔力惊人，我看小云即